

他们无一逃出“多舛”命运，生命之花以不同的方式，
黯然凋谢。一个悲剧，两个姐妹，三曲哀歌……

春 空 鹤 梦

素描

◎著◎

作家出版社

步 鹤 空 集

素描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空鹤梦/ 曾倩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11

(萤火虫文丛/ 林新荣主编)

ISBN 978 - 7 - 5063 - 6657 - 1

I. ①春… II. ①曾…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5869 号

春空鹤梦

作 者: 曾 倩

责任编辑: 贺 平

装帧设计: 梁丽芬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 //www. zuojia. net. cn

印 刷: 北京洛平龙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500 千

印 张: 32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657 - 1

定 价: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信仰

半月孤，三更寂。哭墙倾，苦路颓。
残磨累，苦根赘。玫瑰憔，魂灵悴。



鬼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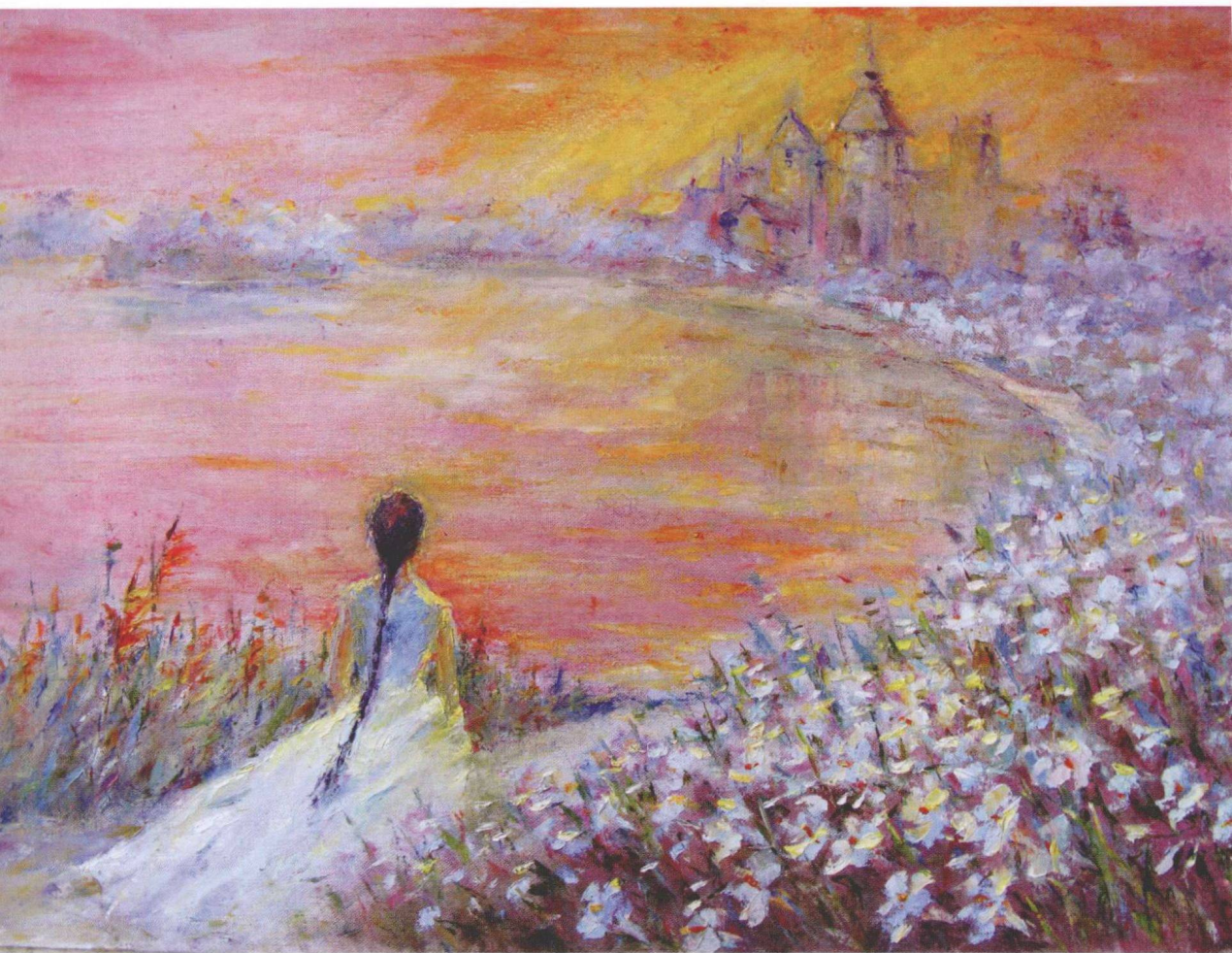
鬼蜮为牢，游魂成灾。

一世的酸甜苦辣，埋于渊薮。



海 陨

晨霞如血，憾恨似海。
一生的日月星辰，殁于骇浪。



空 梦

山盟似花,海誓若磐。
一畦的赤橙蓝绿,至于秋黄。

寄读者（代序）

亲爱的读者：

我很难过，我的主人公，都死了……

桑梓酒后失节，一死一生，一死三生，九死一生，终身丧失了被爱的权利。她的一生都是霏雨，雨霁时分，就是乘鹤归去的日子；

桑桑梦海幻游，执迷遗忘，拒绝成长，盲爱至死。她的一生是朝烟夕岚，她的季节永远如春，开在春天，谢在春天；

吉诚因爱的背叛，精神和肉体一齐阳痿；吉诚的一生是雾霭濛濛的深秋，他心灵的树，是无叶的枯枝；

他们无一逃出“多舛”命运，生命之花以不同的方式，黯然凋谢。一个悲剧，两个姐妹，三曲哀歌。

人世间，这样的大戏，年年岁岁，分分秒秒的上演着。这厢落幕，那厢开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乐此不疲的演绎着自己的爱情故事，不到世界毁灭的那天不止。如此，人世间的哪一个人不是这个浩荡故事里的桑梓，桑桑，吉诚，洪泽，怀玉呢，他们的身上，时时投射着我们的影子。

亲爱的读者，这定然是一个让男人诅骂，女人泣哭的故事：

你，怎么可以，将英武堂堂的男儿，写得如此孱弱不堪？

你，怎么可以，赋予如花的女人，如此不济的命运？

亲爱的读者，其实，我也是如此的不愿，不忍，不甘啊！百年好合的婚姻，是每个善男信女心里的图腾，愿景，好梦，理想。可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是沧桑啊！对此，我们是多么的无奈！

亲爱的读者，

守着爱，却无性的婚姻；

充斥着性，却无爱的婚姻；

无性无爱，却又必须维系的婚姻；

深厚着爱，却又无法缔结的婚姻……

都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演绎着。身临其中的我们，你们或他们，奈其若何呢？我们解读自己的境况，慰藉自己的心灵，舔舐自己的伤口。有自我痊愈

能力的人，活着；缺乏这种能力的人，“去了”。每个人从别人的故事里“剔除”自己来，认识自己，解脱自己，而自己的故事，同样也解脱着别人，慰藉着别人。如此，人世间才有这瀚海一般的故事，滚滚不尽。有的感天地，有的泣鬼神；有的如美酒，有的如涩茶；有的如甘饴，有的如苦莲。

谁是这类故事的始作俑者，谁又会是这类故事的终结者呢？是你，是我，还是他？人，选择怎样爱情，就先择了怎样的生活，感情的方式就是生活的方式。在“爱情”的问题上，世上可真有“脱俗”之人？

爱情的“黑客”改写了你人生既定的程序，纷扰了你既定的气场，一生守望，无缘的情缘，让一双双若渴的双眸，望眼欲穿：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

“那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

这样的宏愿美景，痴迷了多少愚者和智者啊……

桑梓和吉诚，无疑被“爱情”给凌迟了，而我们读这个故事时，或许，我们心灵深处的某一隅，也被“凌迟”着。在小说中，你也许与自己有了一个约会，那个约见你的“你”，定然是个陌生的熟人：善良而狡黠，高尚而渺小，磊落而阴暗，正义而邪恶……一个人就是一个社会，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哦，不，不，一个人就是整个宇宙！

作者 2012 07 24 于四川眉山

目 录

寄读者（代序）	1
序 幕	1
第一章 红絮飘零	2
第二章 浩荡离愁	14
第三章 往事残阳	21
第四章 海茫水淼	34
第五章 至亲至疏	48
第六章 斜阳空山	58
第七章 风雨菡萏	73
第八章 几处闲愁	92
第九章 立尽斜阳	108
第十章 花飞花谢	127
第十一章 无雨无晴	149
第十二章 楼台烟雨	172
第十三章 明月愁心	195
第十四章 执手相看	221
第十五章 红旗飘飘	245
第十六章 春暖花开	282
第十七章 缘起缘来	300
第十八章 缤纷落英	332
第十九章 自在娇莺	353
第二十章 落红无情	380

第二十一章 千帆过尽	403
第二十二章 寒灯三处	424
第二十三章 梦里梦外	446
第二十四章 落花成冢	464
第二十五章 沧海桑田	490
后 记	512

序 幕

一个很有韵致的中年妇女，身着紫红的丝绒旗袍，披着银色的披肩，在些微的晨曦中，款款向落日跃金的大海走去……

她的眼里这不是大海，而是一派鹤鸣九皋……

芦苇深处，一只雄性的丹顶鹤，守护在一只死去的雌鹤身边，它曲颈向天凄厉地叫着，徘徊着……。

它落单了，没有随鹤群回迁。白天，它就在附近觅食，晚上，就躺在雌鹤身边。湖边、滩涂不时能看见它落孤的身影……

又一个迁徙的季节，同伴们归来，亲热地围拢在它的周围，有的用头蹭它，有的帮它梳理羽毛……

冬天来临，鹤群又将远徙，雄鹤仍不忍离去。天空的鹤群在徘徊、嗥鸣，久不远行，仿佛在等待这只曾经落单的鹤。雄鹤时而仰望天空，与群鹤和鸣，时而低头看着那只翎羽，徘徊不定，鸣声呜呜。终于，它一翅冲天，飞向鹤群。见它归来，鹤群整好队形，远去，远去。那队形由线化为点，由点化无，湛蓝的天空，只剩几朵悠悠的白云……

芦苇深处，一支洁白的翎羽，插在雌鹤故去的地方，如墓碑一般……

那个披着披肩的女人，朝着那绝美的朝霞款款而前。前面，大海一片跃金。初阳在渐渐上升，上升，出了海平面，离了海平面，一跃而起。女人从容笃定的依然前行，她趟进了大海，海水没了她的膝，没了她的腰，没了她的胸，没了她的颈，没了她的头……彤红的海面上，只那银色的披肩，在海浪中，从流飘荡，任意东西……。

第一章 红絮飘零

时间：1948年10月9日 秋高气爽。

地点：成都水井坊 桑家院子。

桑家院子并不小，一进三院，一院比一院大，像个葫芦。其间花木扶疏，俯仰生姿，相映成趣，如同袖珍版的苏州园林。除去它的古朴外，更溢出一股浓浓的书香之气。整个院子秩序、宁静、温情。

院中一闺房内，孪生姐妹桑梓、桑桑正在看一件从日本定做回来的漂亮婚纱。

桑桑摩挲婚纱，眼里全是柔婉和爱：“姐，你结婚时也穿婚纱吧，婚纱比唐装好看。”“我到是觉得唐装更喜庆些。”“那倒也是。不过我喜欢婚纱，洁白无瑕，纯洁。当然，要说热情喜庆，还是唐装最好。所以，我要举行两次婚礼，都有了，这叫两全其美。”“桑桑，红盖头满意吗？”“满意。姐绣的，当然满意。”“就听我说说，看都没看？”“不看，你一定会给我一个惊喜的。姐喜欢的，就是我喜欢；我喜欢的，就是姐喜欢的。姐，我穿穿给你看。”婚纱很长，桑梓帮桑桑穿好婚纱，桑桑将长发披散，用一丝帕束在脑后，桑梓看看：“很好，只是袖洞大了一点，腰松了一些，我就给你改改。”桑桑高兴地在穿衣镜前娉婷，旋转起来，一脸的幸福阳光，照耀着屋里的每一个角落，那光景，感染着一切。桑梓看着醉在爱情里的桑桑，也如醉一般的迷迷离离，眼里看到已不是桑桑，而是自己。

桑桑旋啊，转啊，“砰——”一声，桌上的一尊青花瓷瓶摔了下来，成一地碎渣。姐妹俩惊醒过来，桑桑低头看着碎片缤纷的青花瓷，刚刚的兴奋，倏然消失，眼里渗出泪来。“姐，怎么办啊，这是订婚礼物……”桑梓何尝不知，订婚那天席父席母说要送桑桑一件礼物，让大家猜，大家猜了很久，无果。“飞天，飞天花瓶！”桑桑大叫，席父席母相视一笑：“还是桑桑有灵犀，是我家的儿媳妇。”礼盒打开，果然一尊青花瓷。窗棂般的镂空外壳，里胎是一袅娜的飞天女，衣襟袖间全是飞花，在那窗里若隐若现。原来吉诚第一次带桑桑回家拜见父母时，桑桑见得桌上的这尊青花瓷，在光的映射下，那飞天的女子，竟有些跃窗而飞的气象，甚是稀奇。这不，订婚时，席家就送给了她。看着一地的

碎片，桑桑伤感的蹲下身来，一片片的拾，一片片的拼凑，可是，哪能呢，青花瓷已经没有了复原的可能。

桑桑泪眼婆娑：“怎么办啊，怎么办……姐，花瓶打碎了，是不是……”“桑桑，别瞎想啊，碎碎平安，碎碎平安，你和吉诚百年好合，岁岁平安！”桑桑忍住了泪，笑了：“是的，碎碎平安，吉诚在战场平安，婚后我们远走高飞，一路平安。”“桑桑，你们要远走高飞？”“嗯，吉诚说结婚后就带我走，他去哪儿，我去哪儿。”“爸妈知道吗？”“还没有说。”“那他的父母呢，怎么办？”“吉诚说，等我们安顿好了，就接他的父母过来。”“去哪儿？”“不知道，吉诚没有说。”“原来吉诚早已将一切安排妥当。”“他是想得很周到。姐，放心吧，我会常回来看你们的。”“桑桑，别捡了，我来。”桑梓拿来扫帚，麻利的把瓷片扫了，端了撮箕，下楼来。

站在院里的桑梓，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抬头看看桑桑的窗户，阳光斜射，甚是光辉。桑梓伫立在院里，环顾四周，那棵早些年就已经枯萎的女贞树，嶙嶙的立在那儿，秃秃的枝桠，指向天空；逸出的枝干，像一只骨瘦如柴的手，伸出了院墙。而那凸起的树根，裸露在地面，放着白白的光。桑梓惊异的发现，在枯根的罅隙处，竟然长出一株黄菊，只一朵花，愤愤的开着。桑家院子里，有的是菊花，各色各样的。只是那些菊花，在前院的花台里，在中庭的花盆里，这后院并没有，有的只是桑桑喜欢的三角梅和桑梓喜欢的兰与竹。这株菊花，是怎么飘零到此的？桑梓走近菊花，蹲下来，静静地看着。这朵黄菊，未绽开的花心，还紧紧地裹着，缩着，开着的一半，愤然的开着，向着太阳和嶙峋的枯枝，昂着骄傲的头。桑梓站起身，肃然起敬。

“姐，我去爸妈那儿，”桑桑出来了。桑梓回到楼上，给桑桑改婚纱。

“爸，妈。”“桑桑啊，婚纱还合适吧？”“合适，姐说袖子和腰稍微改一下就行了。”“放心吧，你姐的手艺，你还不知道。”“我不担心。爸，妈，我做错事情了。”“怎么了？”“我把青花瓷打碎了。”“青花瓷，订婚时席家送的那个？”桑母有些吃惊。“是的。”“桑桑，你怎么这样不小心，”桑父心里一悸。“哎，碎了就碎了，没事儿的，碎碎平安，再买一个就是了，”桑母安慰她。“说得轻巧，买一个，上哪儿买去，那是明朝的东西。”“一个花瓶，哪朝还不是一样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觉得什么呀……好兆头，碎碎平安……”“是啊，是好兆头，桑桑，没关系，你妈不是说了吗，碎碎平安！”“我姐也是这么说的，我只是觉得可惜……”“没什么，没人怪你，桑桑，你姐呢？”“在楼上，给我改婚纱呢。爸，妈我回屋了？”“桑桑，好好休息，明天就要出阁了，够你累的。”“嗯。”

桑梓的工作已经完成，看着这件婚纱，眼里有了一些云翳，她觉得倦怠，

朦朦的睡了。

悦耳的乐声响在耳畔，桑梓身着洁白的婚纱在伴娘桑桑的搀扶下，缓缓走进婚礼的殿堂。新郎着笔挺的西装，在圣母的面前等待着她。桑桑将她交给了父亲，父亲微笑着支支胳膊，桑梓甜美的挽起父亲，徐徐走向新郎。新郎微笑的看着自己的新娘，耐心的等候着这个父亲，把爱女郑重的交到自己的手中。桑梓觉得这段路，这段时间，好漫长。桑桑无邪的笑脸就在眼前。“姐，你结婚吧，你的新郎在等你。”桑桑将那件婚纱穿在了桑梓身上。“姐，你和吉诚的事，我早知道了。这一次，你不必让我，你已经让我太多了。哥，吉诚，你都让了，我不要，你的就是你的，为什么要让呢？我不要别人让给我的新郎。姐，我不怪你，真的。这个婚礼本来就该是你的，你一定要做个最幸福的新娘。”桑桑清澈的眸子，异常纯洁。“桑桑，姐错了，姐对不起你……”“没有，你没有对不起我，吉诚也没有，你们有权利相爱，更何况你们已经……”桑梓羞愧得无地自容，她多么希望此时此刻的桑桑能给她一记耳光，骂她一声“无耻！”可是没有，桑桑波澜不惊，就这样云淡风轻的把这场婚礼让给了她。桑梓甚至怀疑桑桑是否真的爱着吉诚，一个深爱着自己未婚夫的女子，是万万不会将自己的新郎和婚礼拱手相让的。桑梓情不自禁的回头看桑桑，她看到了桑桑的泪，她甚至看到了桑桑碎成了碎片的心。桑梓迈不开步子了，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可新郎还在那里微笑的等待着，新郎不知道我是谁吗？他不知道。哦，知道，他知道，他怎么能不知道呢？桑梓鼓足勇气，终于来到新郎身边。新郎笑容依旧，脉脉含情的注视着她，桑梓忐忑的心，松弛下来，她幸福的看着新郎。“吉诚，我现在将我的女儿，你的新娘交给你了，这辈子，你要和她相敬相爱，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白头到老，不离不弃。你做得到的吗？”新郎看着岳父，笃定回答：“爸，我做得到的。”他伸出手来，紧紧握着桑梓的手，桑梓却感觉到，他的手冰凉冰凉，凉透心脾，她心里一惊，醒了过来。

看看那件婚纱，桑梓眼里又起雾了。懒懒的起床后，去了父母屋里。“爸，妈。”“桑梓啊，桑桑的婚纱改好了？”“改好了。”“那就好。桑梓，你是不是不舒服，脸色不好。”“有点闹肚子。”“来，快喝点儿热茶，待会儿让怀玉陪你去拣两副药。”“不用了，一会就好了。”“那怎么行，明天桑桑结婚，家里很忙，顾不上你的。”“妈，没事儿，我又不是小孩子。”“那不行，怀玉，你记着，陪桑梓去拣药。”“放心吧，记住了，”正在晾衣服的怀玉应着。

从父母那儿出来，桑梓到前院摘了一大抱白菊花。回到屋里，将所有的瓶瓶罐罐都插上白菊花。怀玉进来，吓了一跳。“桑梓，你这是做什么呢，桑桑结婚是喜事儿，干嘛插白花呀？这可是有忌讳的。”“那有什么，桑桑的喜事儿，

又不是我的喜事儿，再说了，婚纱不是白的吗？有什么可忌讳的。”怀玉总觉得桑梓这几天不太对劲儿，可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儿，就说：“那我们去看医生吧？”“不去，我又没病，胃不舒服，晚饭不吃了。”“桑梓你怎么了，这几天怪怪的。”“我有吗？”“是啊，你回来几天了，天天在外，就今天呆在家里，还魂不守舍的，怎么了，和洪泽闹别扭？”“哪有啊，这几天，我有事儿。我告诉你怀玉姐，我要出国了。”“真的？”“真的。”“去哪儿？”“加拿大。”“加拿大在哪儿？”“我也不知道。”“那你还去？”“去，留在家干吗？”“桑桑嫁了，你走了，老爷夫人怎么办？”“有你啊。”“我？我能服侍他们一辈子？”“怀玉姐，你是不是也想嫁人了？”“这不是嫁不嫁人的事儿，你们才是他们的亲闺女。桑梓，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告诉我，兴许我能帮你……”“我要出国，怀玉姐，你帮我去？”桑梓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从来没有，怀玉看着她，不知说什么好。“你不去看医生，那我走了。”怀玉退了出来。

怀玉走了，桑梓拿出纸笔来，又写了三个阄，她想要一个结局，这个结局由上帝来定。昨天在洪泽家，她已经写过一次了，今天，她还想来一次。她分别写了上、中、下三个签，轻轻放进了抽屉：“今晚，今晚十二点整……最后决定……一定！”桑梓横下一条心，然后出门了。

宽巷子的席庐，在阳光下异常明亮，院里的人，进进出出的忙碌着，明天这里将有一场盛大的婚礼。桑梓径直到了院里，席母见了招呼道：“桑梓啊，快来，快来坐下。樱子，茶。”“哎，”樱子应一声，就端了茶来。“桑梓，来，喝茶。”“谢谢伯母。”“谢什么，一家人。桑梓你来得正好，去看看桑桑的新房，满意不？”“伯母，我不是为这个来的。爸说了，桑家是嫁女，都听您家的。”“那怎么行啊，桑梓，人都说双胞胎是有灵犀的，桑桑出阁前是不能看的，你看，你看了满意，她一定会满意的，是不是啊？”“伯母，我是来找吉诚的，洪泽说有点事儿……”“吉诚已经被洪泽叫走了。”“是吗？什么时候？”“刚走一会儿，你要去？看看新房再去吧，啊？”“那好吧。”院里的人们红红绿绿的忙碌着，桑梓随席母来到桑桑的新房。

新房很敞亮，雕花的红木床上，红色的绫罗绸缎，一片锦绣。枕头是“红鱼翠莲”，红盖头是“国色天香”，绣花鞋是“鸳鸯戏水”，案上准备好的一对喜烛，红红的，一龙一凤。挂在屋里的两件唐装，格外醒目，那是桑梓绣的，他们订婚时就穿的这一套。“为人作嫁”，桑梓心里隐隐一动，一痛，扫视全屋，她万千感慨。“怎么样，还满意吧？”“当然，伯母想得很周全。”“应该的，应该的。你说，你父母多不容易啊，这女儿一结婚，就成了夫家的人，我们要对得起你们，是吧？”“伯母，那我走了，去洪家看看。”“好的，见着吉诚叫他

早点回来。你看，他结婚，他不急，我们急。”“好的，我告诉他。伯母，再见。”“慢走。”出了席庐，桑梓就往“好喝”茶铺而来。

吉诚和洪泽在“好喝”茶铺坐着，洪泽愤愤的看着吉诚，吉诚不看他，眼睛盯着茶杯。许久，洪泽还是忍不住了：“吉诚，你不能总是逃避，你是男人，出了事情应该去面对……”“我已经跟你讲了，我跟桑梓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别疑神疑鬼行不行？”“我疑神疑鬼，我疑神疑鬼，你怎么这样……你和桑梓都……”“我怎么了，怎么了？”吉诚忽然提高嗓门，惹得左右侧目。“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爱桑桑，我们就要结婚了……我没有招惹桑梓，没有……你放心，你大胆去追，你要追不上，是你自己的事儿，你不能赖我头上……”接连几天，桑梓不停地找他，纠缠他，他逃，他避，他躲，他藏。他想躲过今天，耐到明天。明天大礼一成，立刻带上自己的新娘远走高飞。可是，今天，桑梓消停了，洪泽又来了，有完没完那，吉诚是烦不胜烦，他完全没有体会到即将新婚的兴奋和喜悦。洪泽看到这个烦躁的吉诚，好久以来窝在心里的那股火“蹭”的就窜上来：“没有事，你敢说没有事，没事儿你躲什么，你烦什么？你怕什么？”“我躲什么，我怕什么？我凭什么躲，凭什么怕？我烦？我是烦，烦你，烦桑梓，不是我招惹她，是她招惹我……我要结婚了，你干嘛呀，你们干嘛呀，为什么啊？”听他这么一说，洪泽气得将椅子一推，站起来，一抬眼，他瞥见了门外站着的桑梓，到嘴边的“大实话”被强咽了回去。“干什么，想打架，你替谁抱不平呢，桑梓，还是你自己？”吉诚毫不示弱。洪泽看着难堪的桑梓，无话可说。此时此刻，他觉得吉诚只配两个字“无耻！”他心里痛啊：“桑桑，桑桑，桑桑这辈子就要和这样一个无耻之徒过一辈子，桑桑啊桑桑，你怎么会爱上他呀？”他想着，痛着，一眨眼，桑梓已来到他跟前。吉诚一见桑梓，软了下来：“桑梓，你来了，你和洪泽谈谈吧，我走了。”说完快步离开了茶铺。

桑梓和洪泽对面坐着：“哥，算了，我自作自受，我认了……”“你认了，可是……还有桑桑，桑桑就和这个混蛋过一辈子吗？”“他爱桑桑，不会伤害她的……”“他已经伤害了。”话一出口，洪泽就后悔了：“桑梓对不起，我……”“你没错，我不生气，我也伤害了你……”“别说了，桑梓，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我想好了，后天，后天哥陪我去……可以吗？”“桑梓，你……？”“别说了，让上帝惩罚我吧！”“桑梓，真想好了……？”“哥，明天你早点过来。”“桑桑准备好了？”“她有什么好准备的，穿好嫁衣，花轿一来，抬起来就走了。”桑梓轻松起来，脸上有了久违的笑。

桑梓回来了，进院门一看，间壁那家的三角梅，开得红红火火。昨夜虽是